

四季物语

柿柿如意

王莉燕

前几日,看到一位本土企业家发的精美盘扣图片,一枚枚小小的盘扣精巧地化作一个个红润的柿子,诠释着“柿柿如意”的热情与吉祥,方寸之间流转着这份巧夺天工的手艺,在浓浓的秋意里,别有一番浪漫情怀。

这幅匠心独具的“柿柿如意”盘扣图,竟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心底里最柔软的秋日图景——老房子门口那棵柿子树,也该挂满红红的果实了吧?这段日子因右脚受伤,拄着拐杖疏于出门,几乎冷落了老房子门前那些花草树木了。此刻想来,这个季节,早该是柿子如红灯笼般挂满枝头的丰盛景象了。

果不其然,走到柿子树底下,上面结了好些果实,但今年似乎是小年,柿子有些零散,比去年少了很多。我迫不及待地喊来先生,看他取来长长的摘柿杆,探进高高的枝叶间。只见他瞄准果柄,轻轻一勾、慢慢拉住,柿子便顺从地坠入杆头的网袋里。我这馋猫,也只有勉强找到了两三个已经熟透了的,便迫不及待地放进了嘴里,甘之如饴,直沁心脾。

其余尚显青涩的,我便学着长辈的样子,寻来纸箱,一层层仔细安放。朋友说,我家的柿子是她尝过最甜的,我想,这甜味大抵与几十年的树龄渊源深厚,一圈圈年轮积蓄着风土的光阴,终化作枝头的硕果。树荫下,婆婆搭了狗窝,养着一群鸡鸭,它们每日在树下嬉戏玩闹,日积月累的粪便,悄然反哺着这棵为它们遮阳的柿子树,我想,正是这份生物间无声的馈赠,环环相扣,最终都沉淀为果实里最饱满的糖分。

柿子树的造型优美,树干粗壮挺拔,树冠繁茂如云,但它的枝干相对较脆,稍加用力便易折断,所以千万别因馋嘴,而有着爬上树枝去摘柿子的想法,那是极其危险的。每年丰收之季,家里的老人总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不要爬柿子树,如因摘柿折枝摔伤便得不偿失了。我们也谨记在心,对柿子树心生敬畏,并告知来摘柿子的亲朋好友们切不可攀爬摘柿。

每每看到红火的柿子挂满枝头,果实泛着晶莹剔透的脉络,这份其乐融融的喜气时时刻刻地透着浓浓的中国红气息,更让我心生爱意,爽滑可口的鲜柿也成了我秋季里最爱的水果,但尝试制作柿饼的经历却让我有些不堪回首。曾因喜爱,兴致勃勃地将自家柿子洗净、削皮、穿串,悬挂在栏杆上静待阳光成就美味。不料,它们很快招惹来苍蝇、小鸟和各色小虫。想到那些看似洁净的果脯上,或许早已遍布虫蝇的痕迹,便顿觉不适,从此对柿饼敬而远之。

因柿饼在晾晒过程中容易招引蚊虫而被我放弃后,我又想到尝试制作柿子煎饼,把柿子削皮碾碎拌上面粉,捏成一个个小团,放在平底锅里煎炸,两面金黄后出锅,哇!还别说,甜甜腻腻的,真不失为一道美味的点心呢。

在离柿子树几米的池塘边,不知啥时长出了一棵小小的柿子树,竟也满满当当地长满了红色的果实,让我的眼睛骤然一亮。原以为是这棵老柿子树的子孙,由飞鸟衔种至此。可摘来细看,才知品种迥异——它的果实小巧圆润,直径不过两三厘米,像一树红艳的小番茄,又像一株天生地养的盆景,含着红红火火的影子在水中轻轻摇曳,熠熠生辉。忍不住摘一颗红透了的果实放进嘴里,呀,干涩的味道与它红火的外表截然相反,或许,它只是一株观赏型的柿子树呢。

秋意渐浓的午后,我将收获的柿子放在纸箱里一一摆好,看着它们青红参半的模样,我又找来一些松针细细地铺在上面,青果与松针缠绵交错,像一个个沉睡的精灵,让我的心蓦然微漾起来。我静静地等待,它们在暖床静候的时光里,岁月为它们披上那一身“如意”的红妆。

城市笔记

棕绷床

汪志勇

前几日闲逛商场,在角落里发现一家家居用品店。我推门进去,中间那张大床格外显眼,标价牌上的“8888元”刺得人眼睛发疼。我随口一问,店员笑着说床垫得另选,价格三千往上。我在店里转了一圈发现,就算享受国补政策后,最便宜的床架也得两千七八,还得单独配床垫。看着这些精致昂贵的床具,思绪一下子飘回了小时候,想起父母睡的棕绷床,还有我那张朴实的木板床。

棕绷床的好处,最实在的就是透气。小时候住的老房子没有空调,天稍微一热,木板床上铺的垫被没几天就潮乎乎的,翻个身都能感觉到黏腻。但棕绷床完全不一样,棕榈天然的纤维结构像无数个小气孔,人睡在上面没有闷热感。

以前大家睡的棕绷床都是请师傅手工做的。做棕绷床是个细致活,师傅先得准备好木框架,用的都是厚实的木料,保证

床架结实耐用。框架做好后,就要开始编棕绷了。选的棕榈丝得是干燥、韧性好的,先把棕榈丝用麻绳或者棉线一根根穿起来,再按照横竖交错的规律,在木框架上绷紧、固定。编的时候得讲究力度,太紧了床面太硬,太松了又容易塌陷,得让每一根棕丝都均匀受力。师傅们手上都有绝活,编出来的棕绷平整又有弹性,躺上去软硬适中。

我还睡过尼龙绳绷的床。那时有走街串巷的工匠挨家吆喝,说尼龙床比棕绷床更耐用,价格还便宜。我爸耳根子软,听了推销就动了心。对方量尺寸时拍胸脯保证,密度绝对和棕绷床一样。可等床做好才发现,尼龙绳横竖拉成稀疏的方格。我爸感觉被骗了,和他们理论。当年我还小,对方拿着工具气势汹汹,我爸怕吃亏,最后只能自认倒霉付了钱。这张偷工减料的尼龙床,我睡了六七年,到后来床面凹陷得像个

小坑,翻身时绳子还会发出“吱呀”的怪响。

后来我自己买了房,装修时想做张新的棕绷大床。问了店家,说工期排满了,现在定要两个月以后才能交付。我爸就同意了木匠的建议,床板还是用木板拼接。木板床虽说结实,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尤其是梅雨季节,总觉得没有棕绷床干爽透气。再后来换房装修,我图省事就直接在商场买了实木床。现在,我躺在柔软的床垫上,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睡棕绷床的踏实感——那种恰到好处的弹性,随着翻身发出的细微摩擦声,还有天然棕榈的气息,都那么令人怀念。

如今回想起来,大概从我和父母分床睡以后,就没睡过棕绷床了。我总是忘不了棕绷床那种透气、天然的感觉。或许在追求舒适便捷的今天,有些老物件的温暖与质朴,早已随着时代的洪流,慢慢消失在记忆深处。



信安秋水
胡江丰 摄

流金岁月

老爸的台历

侯会东

又到了台历以新换旧时。随着电子时代来临,不少人家已把纸质台历淘汰了。可老爸一直对纸质台历情有独钟,年末都把当年的台历小心翼翼地收好,按年份先后放进木箱里,如果看到页面皱了,他还会用东西压平。

老爸收藏台历有十多年了。我们全家原来是很支持的,因为台历上有很多知识,给我们家带来了诸多益处。如花木的叶子蔫了、哪道菜不会做了、洗衣服需要注意什么等生活问题,老爸都能从他收藏的“百科全书”——台历上找到答案。可现在时代变了,需要找啥东西,只要打开手机就行。因此,我苦口婆心地劝过老爸,让他扔掉旧台历,顺应时代发展,可老爸痴心不改。后来,我也想开了,就当是老爸茶余饭

后的消遣吧。

我最近发现,老爸隔三差五地就鼓捣他的“破”箱子,戴着老花镜翻看收藏的台历,那专注程度好像做啥科学实验似的。有时翻看到一页停下,有时看着看着就笑了。我问他时,他说这里面有“宝”。妈妈经常抱怨:“总翻你的破台历,一看就是半天,啥活也不干,照这样下去,非老年痴呆不可。”老爸笑着不置可否。

一次在老爸家,我急着记个朋友的新电话号码,随意撕了过期的台历页面。没过两天老爸就问起这事,我只得承认。老爸不高兴了,指责我。老妈看不过去,替我辩解,不就是两张破台历纸,至于这样大呼小叫吗?老爸气呼呼地径直进了房间,连饭也没吃。我一再道歉,他才消了气。对于老

爸这样反常的状况,我问过老妈几次,老妈也弄不清楚。

老爸收藏台历的箱子一直锁着。一次我帮忙收拾床底下的东西时,看到老爸装台历的箱子那天竟然没有上锁。好奇心驱使下,我打开箱子,看到台历整齐地摆放着。我拿起最上层的一本台历,一页页翻看,发现几乎每页都写着字,不是正面就是背面,写的是我们家的点滴小事:“1月1日,我参加老年大学书法班,我一定好好学,给孙子做榜样。”“2月5日,我和老伴去市场买菜,儿子一家三口明天回来,我又能见到孙子了!”“3月12日,孙子在期中考试得双百。好孙子,爷爷替你骄傲。”“我感冒后,儿子、儿媳已连续三个周末来看我。”

看着看着,我眼睛湿润了。